

河东风物

# 涇津渡今昔

□赵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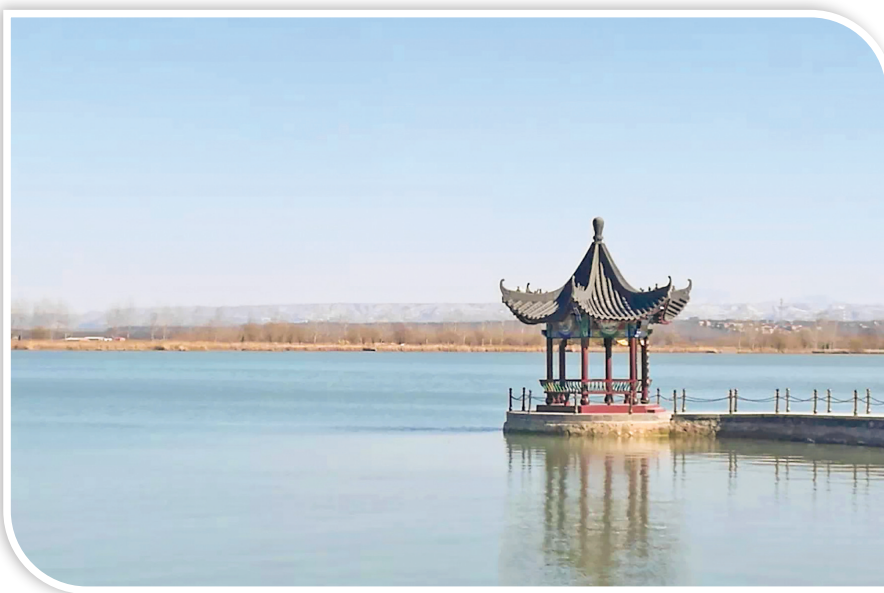
黄河东去,大浪淘尽多少峥嵘岁月,也消磨了多少胜地名区。早在先秦时期,黄河中下游最后一个大拐弯处就有涇津渡、茅津渡、大禹渡、蒲津渡、风陵渡等著名的黄河古渡,它们一直是运城盐池盐运“西出秦陇,东逾周宋”的主要通道和军事重地,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。

## 【何为涇津渡】

涇津渡故址位于芮城县陌南镇南部的黄河北岸,是运城池盐盐运中原的主要渡口之一。历史上数次易名,先后被称为涇津、涇津渡、郛津渡、窰津、陌底渡、陌地渡、王村曲里渡、曲里渡、沙窝渡等。关于“涇津”的文献记录,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成书的《穆天子传》中,书中记载:“天子自冀軫乃次于涇水之阳,丁亥,入于南郑。”涇津主要是因中条山有涇水发源地,并在渡口侧注入黄河,故名。

《宋史·司马池传》载:“时议者以蒲坂、窰津、大阳路官运盐回远闻,乃开通道,自闻喜逾山而抵垣曲,咸以为便。池谓人曰:‘昔人何为舍迂而就迂,殆必有未便者’众不以为然。未几,山水瀑至,盐车人牛尽没入河,众乃服。”这是说司马池有远见卓识,认为古人运盐经过蒲坂、涇津、大阳,宁可路途曲折绕道也不走近路,预感新路有危险或有问题。不久,此话应验。

在《明史·地理志》中曾记载:“芮城,东南有陌底渡巡检司。”“陌底渡”即涇津渡之别称。光绪年间《山西通志·关梁考》载:“陌底渡,在县东南四十里,土人名王村曲里渡,即古涇津渡也。路通河南灵宝县。宋邑令邵伯



▲涇津待济亭 (资料图)

温筑待济亭于河干,以安行旅。明洪武四乡设巡检司。九年,徙南七里,又置批验所,后裁。”巡检司制度始于五代,盛于两宋,元明清延续。其属于县级衙门底下的基层组织,主要任务是查走私,维护当地社会治安。涇津渡地处水陆交通要道,自春秋以来至唐宋,特别是明末清初,盐运业都十分发达。大批盐商马队从解州翻越中条山,南过黄河,进入中原。据芮城当地老百姓相传,当时至少有上万人在此贩盐,买卖棉花、粮食、药材等。“日停船三十只以上,日吞吐货物五千吨,日杂店十七家,旅店九家。”芮城县志载,涇津渡曾经有过“三十里涇津街”之说,也有关于“汉唐重镇”的记载。

从中条山横岭下来,穿镇而过到渡

口,一共也就15公里的路程,店铺、酒肆林立,旗帜飘摇,街市店铺高达上百家。到了清末民初,这里还有稽私警察300多人,查私盐、查烟土,维护社会治安,可见当时涇津渡之繁华。

## 【何为竹林谷】

早在春秋时,盐商就架起黄河涇津渡上第一座以舟楫竹索相衔的浮桥,运盐南下。如今,运盐的渡口早已繁华不再,蒲津渡深埋河底的四尊大铁牛,见证了盛唐时期的繁华历史;茅津渡架起了公路大桥,昔日的轮渡喧嚣声早已湮灭;风陵渡黄河大桥上,奔驰的火车汽笛声替代了马蹄铃声;涇津渡更是冷冷清清,连昔日的羊肠小路也淹没在萋萋荒草中,那堆积如

山的盐袋、一队队驮盐的马帮早已不见了踪迹。

春秋时的盐商为了生计,渡河需走竹索桥,要从南方购买大量的竹子,费时费力又费神。这时就有人出主意,把南方的竹子幼苗移植到陌南镇的一条深沟里,待竹子长大后就能为搭建竹索桥所用。历史的演变、时代的变迁,经过3000年北方风雨的洗礼,适应了北方气候和土壤的南方竹子在北方也有了一席之地,长成1980亩、南北纵深5公里的“青竹”翠林,名“竹林谷”。数千只喜鹊长年栖息,凛凛清泉,千年古树,点缀其中,形成了一道美丽的竹林风景,而竹林谷的青竹也见证了当年盐商的艰辛历史。

## 【何为军事要塞】

《三国志·杜畿传》中记载:东汉建安中,曹操命杜畿为河东太守,卫固派数千军士截断渡黄河道路。曹操让夏侯惇出兵征剿,而杜畿为避免河东战乱,提出“吾单车直往,出其不意。遂诡道从郛津渡”。“郛津渡”就是涇津渡,“郛”字繁体部首从“邑”,说明当时涇津渡还有城池,作为险要的军事关隘,形成封锁黄河天险的特别加固的军事设施,防止对手长驱直入、进行偷袭。

《魏书·世祖纪下》中记载:正平二年(452年)二月,北魏统治集团内讧,魏太武帝拓跋焘被中常侍宗爱所杀。三月,宋文帝刘义隆见有机可乘,再次伐魏。北魏急忙遣兵抵御。“八月,冠军将军封礼率骑二千从涇津南渡赴弘农”。宋军伤亡惨重,而且军中乏食,遂引兵南还。

经过3000多年的风雨剥蚀,涇津渡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中。但它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文化,如盐商、古渡、军事、商业文化等,这些都称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文苑唱华

# 风雅在

□宋利平

从文化街上的刻字铺取回刻有“风雅在”三个字的厚实木牌匾时,心里很高兴:终于也有了自己的书斋名号。尽管只是“附庸风雅”,尽管还未找到合适的悬挂位置,但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
应该说很早就有刻个书斋牌匾的想法。家里的书柜虽然积累了一些书,自己却并没有专门的书房。但我深知书能医愚,开卷有益。多少年来,无论工作岗位和地点如何变动,阅读从未间断。长期的读书,使我增长了知识,开阔了视野,人生也因此充盈丰满,富有意义。与此同时,我也知道了许多读书人都有自己的书斋号,如苏东坡的“雪堂”、刘禹锡的“陋室”、蒲松龄的“聊斋”、陆游的“老学庵”、梁启超的“饮冰室”等,这些书斋号不仅有趣,更体现出其主人的心志信仰和精神追求。许多次,我还查找资料,详细了解这些斋名的来龙去脉,梳理挖掘他们深厚的思想源流。羡慕之余,也想什么时候自己也有个书斋号,在此埋下了种子,等待恰当的时候发芽开花。

在并州工作时,同事曾送我一

本《故宫日历》。闲暇时经常翻阅,不仅是看日历,更主要是了解一些与故宫有关的知识。漱芳斋后庭名为“风雅存”的小戏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这个小戏台玲珑别致,样式小巧,是当时帝后吃饭、看小戏的地方,演出的戏曲一般在一刻钟内。戏台两侧的对联是“自喜轩窗无俗韵,聊将山水寄清音”。我把这副对联抄在本子上,经常琢磨。我想,尽管说的是戏曲之音之韵,但和“谈笑有鸿儒,往来无白丁”有异曲同工之妙,而“风雅存”既是对联的横批,也是总结和升华。自此,“风雅存”就一直在心头萦绕,无数次的咀嚼品匝,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况味。

一切都靠机缘。几年后一次和振川师弟吃饭时闲聊说起个书斋名,叫“风雅在”,出处是故宫戏台。因为知道振川和运城书法家冯建东比较熟悉,就托他求建东再赐墨宝。尽管振川工作比较忙,但仍慨然应诺。冯建东我不认识,但他的字率真大方,恬淡自然,少一些斧凿做作,多一些禅机气韵,于我心有戚戚焉。十余年前,曾托振川求过一幅“春华秋实”斗方,装裱后我经常品味欣赏,很是喜欢。后来我的文集出版时书名用的就是“春华秋实”,当然是因为文章内容

的需要,但不能说没有爱屋及乌的意思。振川办事利索,很快就找到冯建东写了书法,并发来了书写的视频,果然笔力苍劲,飘逸洒脱,正合我意。

中间还有个插曲。振川是中文系毕业的,也爱好历史,曾出版《史事春秋》《于成龙》等大作。我给他说了“风雅在”三字,他回去后就认真查找故宫戏台对联,但未发现。找到的是明朝人岑微写的一首诗:“誓与忘年友,从今密往还。肝肠存出世,风雅在名山。许我灵洲住,松云共掩关。君平殊寂寞,衰老欲投闲。”诗的大意是岑微写给比他年轻很多的山僧,希望多交往,在风雅名山共修行。为此,振川专门写了一篇名为《风雅在名山》的文章。我当时的想法是,既然是书斋名,在晋南口语中,“在”和“斋”是一个音,而如果是“风雅斋”则未免自矜,又落俗套,用“风雅存”中的“存”字则有些拗口,于是就锚定了“风雅在”,既是美好向往,也是努力方向。但给振川添了麻烦,好在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,也引来了他的思想火花:“风雅在名山,也遍在一切时、一切处。”

剩下的就是刻字了。一同事喜欢收藏书画,也懂得一些木刻知识,在自

己家里搜寻了两片约一米长、二十厘米高的核桃木木料送给我,并建议把两块木料拼接方正再刻。高中同学永尊君擅长书法,经常给人题写牌匾,给我提供了文化街上刻字铺的信息。村侄辈小华以刻印为业,累有鸿进,给我提供了色彩方面的参考。拿上书法作品和木料,我找到刻字铺,观摩了他们以往的牌匾,讨论了刻字方案。考虑到住宅面积有限,就决定只用一片木料,尽量不动斧凿,保留树木的原始形状和自然弧度。

半个月后,“风雅在”书斋牌匾顺利完工。整块匾额沉甸甸的,端庄大气,神采飞扬。上过底漆和清漆的核桃木的自然纹理清晰可鉴,藏蓝色的“风雅在”三字和落款的小字熠熠生辉,红彤彤的方形印迹格外醒目。我将它暂时安顿在书桌旁,每次看书、习字时看到它,都忍不住停下目光。一瞬间,眼前仿佛有《国风》《大雅》从岁月的年轮深处中奔涌而出,汨汨滔滔。

我知道,此时它也炯明如炬,注视着,给我鞭策,催我奋进。“老当益壮,宁移白首之心?穷且益坚,不坠青云之志”。唯抱朴归真,见贤思齐,书香为伴,风雅自来。